

水稻是故乡的徽标

■陈中奇



假如给故乡设计一枚邮票，我会先画一团绵延起伏的高山，然后，群山之手捧着一带纵横的碧水，最要紧的，记住在山间画上山茶林，在水边田间画上水稻。

故乡的风物，最具代表性的要算水稻了。水稻真是一种神奇的植物。那么弱弱的一杆苗，成熟时，却结满那么多谷粒，蚂蚁上树似的一穗一穗，一株就是一扎，几株就是一把、一捆、一捆，弯腰垂头，沉甸甸的。一株水稻，不知养活了多少代百姓苍生，是我们的饭碗粮仓，是故乡的耀眼徽标，它却仍是那么谦虚。

故乡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，以前种两季，分早稻、晚稻，现在很多只作一季，称作中稻。假如作两季，每年春天，在芒种节之前，就要浸谷种，干谷种盛在竹篾箩筐里，泡在水里。谷种吸饱了水分，加上开春逐渐转暖的适宜气温，种胚便苏醒了，从一头顶破谷壳，吐出乳白尖尖回形针一样勾着的芽来。谷种发芽要经常查看，它会发热，要翻动散热，或过水降温，否则容易烧坏。等到谷种芽长齐备了，秧田也整抹好了，就到了播种的时机。农家给小孩取名字，取“谷芽”“新芽”的，我觉得好呀。

把发芽好的谷种均匀撒播在光滑如镜的秧田上，透过白色地膜搭成的育苗棚，可以看见种子在浆状浮泥上摆正身安生根。秧板的颜色很快起了变化，开始是泥黄，慢慢变成鹅黄，渐泛出青绿，终于长出细如针尖的苗。一出苗就快了，一天一个样，几天不见，快绿成一片，生气腾腾了。秧苗叶细嫩柔软，轻薄，舒展，叶脉纹理清晰，绿如新葱，纤如小指。曾经有城里人把水稻秧苗误认作韭菜，其实两者叶子形态差异大，韭菜叶窄且略肥厚，颜色墨绿深些。秧苗在秧板上就会分蘖，从根部开始分叉。一株长成的秧苗，连根拔出，很密，像握成小拳头的一蓬，白色、红色、暗红的根系长垂，泥上面的苗叶疯长，外缘老叶深绿，内生新叶嫩绿，亭亭玉立，片片随风招展，如一群纤腰娇柔的舞女。

种稻有两件大事：插田和打禾。插田先扯秧，这是件体力不重、蛮愜意的活。等到秧板上苗长齐了，绿毯子一样，就等着移栽了。扯秧之前一段，会故意放干秧田一些水，让秧板干着，这样有助于秧苗生长拔节。等到要扯秧之时，放满水，将秧田弄成浅水小池塘，这样秧板干硬，秧拔离出来就不沾带太多淤泥，便于清洗。往往是天露丝亮，各家各户男女老少齐下田。我最喜欢扯秧，一大堆人围着秧板，头顶着头，有说有笑，一起劳动，如果怕站久了腰酸，可带条矮木板凳插在田里坐着扯，又是另一种乐趣。拔散秧叶上的晨露，反手挨着苗根部，一抄一扯，再抄再扯，可听到秧苗根须脱离秧板发出断裂脆响，秧苗秆与叶“沙沙沙”的细微摩擦声，还有“哗哗哗”拨动的秧田水声，动人心弦。扯到满握，正手提起秧尾，“呱哒呱哒”在水里抖洗干净，随手取一根备用的稻秆，拦腰一扎，就成了一个秧把，像穿着伞裙束着腰的女学生。趁着清晨凉爽，水温宜人，我们比着赛干，看谁扯得快，洗得净，扎得好，码得齐。



春节临近，父亲又在思考写什么内容的春联。父亲读初中时就喜欢对联，爱买对联方面的书，村里办红白喜事，他也喜欢看人家写对联。后来，有一年春节，在爷爷的鼓励下，尚在读初中的他为家里写了两副对联。那是用米尺和三角板画的格子，按照印刷体描出来的，贴在房子大门、侧门和厨房门楣，引得不少人赞扬。于是，父亲就慢慢养成了自己写春联的习惯，转眼已几十年。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买书，家里藏书近万册，在城內和乡下的住宅塞满了三个书房。他读的书很杂。父亲很喜欢联语，他经常把古书里的对联抄写在本子上，然后慢慢研究。父亲说，文字贵在创新。无论写文章还是撰写对联，都要有新意。我小时候常在父亲的书房里玩，父亲特别喜欢我翻阅他的书。记得当年他的一间书房里有一副抄写的对联：“水能性淡为吾友，竹解虚心即我师。”刚入学的我问他：这对联是什么意思？父亲指着杯子里的冷开水说，我们老百姓做人既要像这杯子里的水，甘于平淡，更要像窗外的那些竹子，虚心。母亲说，最让父亲扬眉吐气的是他们结婚的1996年。母亲是江西南昌人，跟父亲在广东相识，回家结婚。他们在湖南跟江西的家里各摆了一场婚宴，虽然只有几桌人，但大家都见识了父亲的才华。在江西外婆家，父亲自撰自写的婚联，不但把湖南跟江西两个村的名字镶嵌进去，而且把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也镶嵌进去，令人赞赏不已。父亲说，他的字并不好，但听到别人的赞扬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当时有人问他：新郎官，你的字为什么

等到秧把一扎一扎列队站满秧板，我们集拢装担挑去插田。

插田中打秧是件乐事，像投手榴弹，我们扔得呼呼生风，秧把像长着绿色翅膀的鸟，间隔地停落在待插的水田里，假如落点正好，既会受到大人表扬，自个心里也有了得了奖状似的得意。

接下来，插田的人一字排开，人人左手握着秧把，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把分岔的苗顶出来，右手食指和中指接苗，带苗，往泥里一送一插，泥便衔住了苗。人就跟机器一样，躬背向天，面朝田地，左手不间断理秧，分秧，顶秧，右手弹簧似的接苗，插秧，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，边插边倒退着走，身前便留下一垄插好的秧苗了。

水田插上秧苗后，要不了多久，苗在新田地里会生新根抽新叶，很快完全遮盖住田地的泥色，绿色满了也深了。我总记得春天里放学路上，经过村口，在风的吹拂下，看见满塘满田禾苗左摇右摆，翻着灰绿的叶背，扬起银浪，一浪接着一浪，一丘接着一丘，一直翻滚到远方。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就是那时的景象吧。

那时候的春天多带劲啊！田野一片绿，堤上长着艾草，田里长着禾苗，山上种着茶树，屋后有竹林，屋前有清激欢快的溪流，摸鱼抓虾，不亦乐乎。小时候读书，领到的语文课本封面，是这样的一抹春色：蓝天，绿草，嫩柳，还有几只长着剪刀尾巴、黑羽白肚皮的燕子。这张图完全是临摹二三十年前故乡的实景，可惜现在有些东西不见了。那时，我们爬到山上去采映山红，一大捧一大捧兴高采烈地拿回来，装在玻璃水瓶里，放在窗台上，像火一样燃烧，像血一样红。

水稻最美有三个时间段：秧苗嫩绿待移栽时，长成满垄扬花吐穗时，稻翻金浪成熟收割时。假如让我写尽水稻的千姿百态，可以写好久都写不完，因为接触太多，太亲。我隐隐觉得水稻极像一种女性植物，秧苗算她的少女时光，含苞吐穗是她的少妇风采，金黄收割时是她子女满堂的合家欢聚。

以前，种水稻最重的是打禾。假如种两季，早稻、晚稻衔接转换时，正值盛夏酷暑，俗称“双抢”，抢收早稻，抢种晚稻。那时天热人乏，抢时抢工，尤其艰辛，一天从早到晚泡在泥里水里，没有歇气的空档。我始终记得，自己手握镰刀冲进大片金黄稻田，割了半天禾，抬头一看，才发现只啃了个小缺口，剩下的还远得看不到头；记得脚踩打稻机，“轰轰轰”“嗡嗡嗡”地响，脱粒的谷子飞溅打痛眼睛，肥硕的大青虫爬到手上，慌乱中一把甩掉，但躲不了二十分钟，已经腿软无力；记得穿着短裤光着膀子，两手一左一右各抱着三把扎好的鲜稻捆捆，蹬在没膝深浑浊的泥水里，一声喊，连续几十次来回，把一丘田稻稻清完；更记得，挑起一满担新收的稻谷，摇摇晃晃地走在泥滑的田埂上，心里的惶恐和肩上的痛楚与压迫感。微薄的收获啊，是多么来之不易！这总让我想起《悯农》：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
故乡跟二三十年前相比，已发生可喜巨变，过去是回不去了。但是，春见秧苗，夏见稻浪，秋收冬藏，喜乐安康，故乡仍是美丽的故乡。

父亲写春联

■杨邹雨薇

写得这么好？他想了一下，吹嘘说，我们那里是怀素跟何绍基的故乡，一般人的字都写得不错。父亲喜欢古韵浓一点的春联，不喜那些招宝进财、步步高升之类的俗气对联。他说，把斗大的“财”字贴在懒汉和赌棍的门楣上，他们也无法发财；而那些勤劳人家，即使只贴一个“福”字，照样能发财。2021年是牛年，而母亲跟我都是属牛的，双双迎来本命年。由于家里房子被拆迁，从临水的城区迁居到郊外的山下，父亲为此自撰春联：家有二牛心情好，门无大河春拍岸。横批：万象更新。新的邻居见了，问父亲所写的对联是什么意思。父亲说，上联的意思是，我的老婆和女儿都属牛，家里有贤妻爱女，我是不是牛上加牛心情好？下联的意思是，我们原本住在城乡接合部的河边，出入十分方便。而今被赶到这山下，条件比原来差了许多，但我并不悲观，春风依然拍打着我心里的河岸，而所呈现的就是横批——万象更新。记得去年贴春联时，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母亲跟我说：幸福只是一种感觉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身体健康，哪怕日子清淡乃至清苦一些，我同样感到幸福。我看见父亲写的那个“岸”字最后一竖特别长，问他是何意。他说，我们要将幸福进行到底。而今，虎年即将来临，父亲又在琢磨自撰春联。我知道，那春联里有他的诗言情怀，有他的气节操守，有他的文化传承，有他的自娱自乐。而我和妹妹，从他每年自撰自写的春联里，感受到了一种淳朴的家风，这让我想起一副惹人喜欢的对联：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

在食物单调的童年岁月，山里的野果像一道星光点亮着我们的味蕾，温暖着我们的日子。譬如不同季节的乌龙泡、山泡、土茯苓、茶树泡、野栗子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其中有一种野果，它的味道藏在我的记忆深处，让我“念兹在兹”。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八月果。

“八月果”其实是电商时代的名字，我近来在网上才识得它的“艺名”。它的乳名才接地气呢，我们小时候叫它“黄脑古”“狗腰子”“牛卵子”。它是一种常绿攀援藤本植物，叶片长卵形，墨绿如玉，一般生长在深山老林，藤蔓缠绕在油茶树上。油茶采摘的时候，也是它果实成熟的时候。成熟的八月果状如椭圆形，颜色褐中呈黄。说它像香蕉，没有香蕉长；说它像芒果，比芒果圆；说它像猕猴桃，表皮却没有绒毛。它的外形虽跟其他果实有相似之处，但它的美味超过以上所有。

若说世上有山珍，在我的认知世界中，八月果无疑是甜细心的山珍了。但要想到它，却需要缘分。

我第一次吃到八月果还是学龄前。那一次，我与伙伴们在茶树林中放牛，初秋季节，山林疏朗，草木老硬，山里供牛可吃的树叶和嫩草很少。我的老水牛体型庞大，胃口很好，为了寻找更多更好的食物，它一边啃食树叶一边快步移动，不知不觉，我已远离伙伴，被牛带进了深山之中。山林与世隔绝般的寂静，让人忘记自己与世界的关联。我正在百无聊赖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株油茶树附着的藤蔓上吊着一颗黄澄澄的果子，那不正是大人们所说的“黄脑古”吗？

我赶紧把它摘下。沉甸甸软乎乎的果子放在手里，让我好不激动。黄脑古厚厚的软软的果皮已裂开了口子，好像在呼应我

大寒想娘

■倪南祝

谁的目光
似乎飞越万里河山
却烘干不了日思夜盼
热泪盈眶

娘的目光
像一根长长的钓竿
甩向深水处
勾起层层漪涟的怀想

今日大寒
没有飘雪的村庄 文字滚烫
也暖不了床上的被单
娘的心里思念成霜

很想把自己变幻成月亮
陪伴在娘的身旁
与娘彻夜长谈
让娘少积累些忧伤
也陪伴着屋檐下多情的故乡

记忆中那颗八月果

■三湘子

欣喜的心情，也像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等到了有缘人。其实我当时什么也没想，只顾享受山野珍贵的厚赠。剥开果皮，乳白如胶状的肉质入口即融，各种香、各种甜、各种嫩滑沁入心肺，芬芳馥郁。那种感觉难以用语言形容，以致这种记忆成了我此后人生品味食物的味觉坐标，遗憾的是，其它食物终究难以企及。我当时幻想着，难道是山中仙人有意赏赐给放牛娃的“人参果”？

我第二次吃到八月果是读初中的时候了。那时我在当地乡中学住校读书，每周回家往返一次。有一个周末回家的路上，发现有个女孩子不远不近地跟在我后面，我忍不住侧身偷窥了一下，噢，她不正是我们班上得水莲同学吗？这一发现，让我耳热心跳、心慌意乱。那时候的孩子们性格都很拘谨，虽然是同学，但男女之间并不说话，所以她打招呼，这种相遇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窘境。她也发现了我，也许早就发现了，她尽管也不喊我，但感觉她比我轻松自然多了。

我一边走路，一边在心里评估对水莲的印象。她是我们班里长得最漂亮的女生，匀称的身材，轻扬的秀发，红润的脸蛋，特别是那明如朗星的双眸让人不敢直视。没想到她的家跟我是一个方向，她到底是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的呢？她一个人走山路怕不怕呢？这样想着走着，我心里慢慢平静下来，觉得有个同伴默默前行也挺好的。此后日子往返的路上，我们一前一后前行的组合成为一种常态。

上初二的时候，我们的同行之路突然结束了。那天早上，我翻山越岭往学校赶，走近水莲同学村口时，远远地看见她站在路边，好像在等人，并未带书包。当我走到

她面前时，她红着脸对我说：“告诉你，我从今以后不上学了，我要嫁人了！”说完羞涩地低下了头，似乎眼眶已经红了。我听了她的话，一下子惊呆了！不读书了？嫁人了？我的思绪完全混乱了。小小年纪的我们，人生似乎刚刚开始，应该有无限多的可能，难道就这样心甘情愿被婚姻锁定了吗？那一刻，我感觉到“嫁人”真是一件很罪恶的事情！

两人并无多话，那时我不懂得安慰，也不懂得祝福。末了，她伸出手，送给我一样东西，是一颗八月果。

没想到第二次吃到八月果，心情这么复杂这么迷茫。此果果皮有点生硬，果肉有点青涩，应该是季节还未到吧。

任流年如逝水，且把人生百味尝遍。我再一次吃到八月果的时候，又是40年以后的事了。去年去汝城参加一个户外登山活动，在参观沙洲古村的时候，我发现几个摊位上堆积着很多八月果，摊贩称是野生的，价格并不秀气。见到我心爱的八月果，像尘封已久的记忆缝隙透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，不管多少钱一斤，今天一定要饱餐一顿，以解几十年的思念之渴。我买了一大袋，与同行的驴友们分享我对八月果的一往情深。

但是，这一次吃到的八月果，虽果大肉厚，但肉质稀松、味道寡淡。再次重逢八月果，思绪却像卡顿的网络，无法连线过去与现在。我本来也应该想得到，这些果子只不过是人工规模种植的产物而已。

返程的路上，看到“八月果种植基地”的路牌一晃而过。

也许，记忆中的味道只会属于记忆，无法找回，也无法复制。八月果的味道正如人生的味道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境遇、不同心情组合成独一无二的人生记忆。

冬天的柿子树

■邓小鹏

柿子树落光了叶
才看清它的瘦与高
四周房屋耸立
柿子树稀疏的枝条，显露出
攀爬阳光的痕迹
经霜泛红的柿子，像一盏盏
小灯笼挂在白墙壁上
它们仿佛在等一场大雪
等一些人

下一场雪，灯笼更亮
再大的风也吹不灭
让雪夜归来者找到家门
喜鹊只是在枝头蹦跹
像我小时候按捺不住腊月的喜悦
它唱歌只想颂唱，让腊月热闹起来
它点头啄啄，只是梳理一下一年的日子
并不急于啄破年关的香甜

奖状(小小说)

■陈首印

就这样，他在王老师的苦心呵护下，重新振作起来。不知不觉，魏先志来到了母校大门口。大门上方的几个大字，依然是那么苍劲有力，且被描得格外醒目。校门更换成了电动的，教学楼也长了好几层。但校园还是那个校园。这些年来，城市在飞速发展，老城区的这片黄金地段，没被置换，真乃不幸中之万幸。他甚是欣慰。情不自禁，魏先志居然像上学时那样，屁颠屁颠跑到门卫室，大声报告：“我是校友魏先志，特来拜访王英老师，可以进去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们学校没有这个老师。”“不可能。难道我还会记错老师的名字？”

门卫见来人不一样，电话请示校长。校长赶紧让他放行。门卫作了登记，才开的门。已接到上级电话的校长，赶紧下楼迎接。

来到校长室，教务员从退休教师名册中找到王英老师信息。魏先志记下联系电话，立即赶往王老师居住地——铁锤巷9号。

铁锤巷形似铁锤，魏先志对这里比较了解。那时，他父亲在东边的县委大院工作。就读于王老师班的他，常从大院出来往这一带玩耍。没想到，几十年过去，老师还住这儿。

途经一花店，他进去挑选了鲜花、礼品。红艳的花朵，令他想到奖状。那期期末典礼，他和小伙伴们整队来到操场上。安静站立着的他，内心充满了期待。之前，班上“三好学生”推选，他名列其中。到了颁奖环节，台下的他认真倾听，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可一波又一波的

广播，始终没念到他的名字，他的心不由得一路下沉。

父亲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影响到家人。在一种沉闷的氛围中，乖巧的他认真做好自己，想着为父母分忧。原本想领回奖状向家里报喜，可是……

失落中，他踏进家门。不一会儿，王老师骑着自行车来了，给他送来了奖状。王老师说，是教务员粗心了，漏写了他的奖状。如今的铁锤巷，修葺一新，在保持原有风格基础上，添了些花草。巷子里多是些老人。故居难离啊，这或许是王老师一直住在这儿的原因。

9号门关着，魏先志放下礼品，前去敲门，屋内没人。一位在门口侍弄花草的邻家大爷告诉他，王老师在河那边医院住院。魏先志一惊，赶紧去医院。王老师的容颜，与昔日那个胖子粗又长的年轻女教师相去甚远，但老师的眼神，犹似当年。王老师曾说，病人认眼，人一生中变化最小的是眼睛。病房里，魏先志认出老师，老师的眼神仍是那么平静。“王老师，我是……”当魏先志说出自己的名字时，王老师的眼神闪过一丝犹疑。

魏先志于是提起那张奖状，王老师这才点点头，露出了赞许的笑容：“啊！你是魏先志！你表现一直都很好。”魏先志想再跟王老师说些什么，但王老师走近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问他，现在在干嘛？生活工作可好？老师的手轻轻柔柔地，就像一片树叶落在了路人的肩膀上。魏先志的眼睛不由湿润了。

当年，在失而复得的兴奋中，他并未发现奖状上没盖学校的印章。身处特定时期的父亲已然察觉到。后来父亲常跟他提起，“当年，要不是王老师冒着风险，顶着压力呵护你，你的人生或许是一片灰暗。”